

# 北史

傳廿之二

30  
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一〇	三〇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五九	三〇
冊	號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五九	三〇
冊	號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9	
冊數	30	(11)	
函號	320	3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二十

魏史卷十二

淺草文庫

崔鑿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字彭 說子敬度

崔挺 子李芬 仲方從叔 孫宣猷 魏從子李紆

崔鑿子神 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扶真魏尚書僕射五世

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勳字世茂仕燕位秘書監祖道字

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沅陽盧

玄勃沅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

功曹平鑿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

出為東徐州刺史臨歆女也附人有年其者表求殿



今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其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平侯謚曰康子，台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相廬，字位終堂。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平三順之為定州，秉為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擊珠隊，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諭，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王當，守膽承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以救譚敗，秉奔定州，坐黃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一司，頗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既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仲悅，有世幹，以鄭儼之勳累遷，兼尚書左丞，壯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吳州刺史，以弟仲折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帝慕不，其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泣許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受戰，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樞涉好立詞，強辯，有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郎，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劾，遇免，仕周，位至十一，復尉遲迥事，被誅，子樞終，終子



端亦才幹而文藝為優歷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  
侍郎一第第子博武平不為河陽道行臺郎陪開皇末卒  
於泗水刺史子博第之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脩起居  
注仕宦為秦主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亦瑱頗有學  
識性口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  
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  
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  
左右一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汗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  
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瑒位撫軍叔瑒  
弟一第第子德意好學愛屬文瑒撰御覽

位濟州別駕季通第季良風改開雅位大學博士以征討

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

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簡康第百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

州刺史暨兄孺字洛祖行博陵太守孺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子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孫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

崔伯謙清直奉公真佐也轉七兵殿中左右二曹郎中

弟仲讓為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

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樂之曰知聘足瀛部已著



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事之手  
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  
寮同門非言凶未嘗造謠以雅道自居天祿初除濟北太  
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  
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  
古者所無謂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  
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  
庶蒙其恩惠故兼之是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  
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  
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生白鬚公不  
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  
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  
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  
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  
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鑿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  
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峻峻獻文徵拜中書樞  
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



史謚曰恭長子景儻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  
真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  
知車遷國子博士母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  
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  
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信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  
北道別將任州陷賊斂恤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  
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  
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  
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悔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殞

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死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教  
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  
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  
堵計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殮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  
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  
太守時河北紛擾人避賊多入郡界歲饑饉巨倫傾資  
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  
封滎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  
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來者其家議欲下  
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



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畫納之時人歎其義  
識逸第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  
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為唐平士懷文學正  
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毀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  
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在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  
事在高聰傳楷性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反德反  
解反孤楷付崔楷時定數州頗遭水害楷上疏道之便宜  
遂施行孝昌初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

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  
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滅小弱  
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  
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  
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  
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異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  
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  
字素身有文才本州太守正元第士謙



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復授勝山鎮判官以謙  
 為行臺正人承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詣帝聞右勝  
 不能用別入劉謏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  
 謙與俱行及至梁每元帥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  
 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  
 恭甚禮之賜時十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  
 為子拜尚書曰公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  
 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  
 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  
 氏恭帝初轉判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  
 愛之為俗化一守遷總管兵部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庫  
 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  
 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  
 化大行號稱良牧每歲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優美  
 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  
 踐其位朝野以為榮不於州闡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示  
 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宰位竝高  
 貧在貧無怨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竝奉其遺訓云  
 曠少溫雅大業末任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

曠



彭字工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一騎射善周  
官尚書竝略通大義上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為相周  
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為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  
至齊爾 守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  
從騎至彭所彭請問因顧騎士執而錄之乃大言曰陳王  
有罪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  
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  
遷驃騎將軍相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嘗上在  
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憂自  
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  
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  
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  
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  
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  
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  
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戴遣其善射者射  
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百應弦而落突斫莫不歎服仁壽  
末准爵安隕縣公上初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  
初平令彭鎮遏山岳不復領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

寶德嗣王謙弟說

卷之二十一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既勝刀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荆  
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  
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  
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  
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加侍 十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  
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  
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  
卒贈廓庭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術族為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

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  
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以馬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  
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田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擲下  
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  
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弼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鄭公  
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龍衣公爵安平  
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  
無不拔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  
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冕整謂曰今日  
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以待也迥擲



弓於地罵大丞相曰自投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頭進  
 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四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  
 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強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  
 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  
 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  
 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  
 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  
 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  
 素素每屈下之一日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  
 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素請朝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

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  
 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  
 謹後嘗令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  
 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僕殺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  
 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  
 見崔弘度寧食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  
 白勤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  
 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志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  
 痛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



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  
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弘昇字子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  
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帝禪進爵  
為公授驃騎將軍麻其怒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  
待馮隆重及河南王妣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  
役被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  
弘昇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少父憂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  
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頗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  
釋卷鄉人有贈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曰文明太后  
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其善之孝文以挺女  
為嬪宋主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  
肅為長史其被選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惟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



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  
 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延行風俗謂曰彞受使巡方採察謠  
 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均岳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  
 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  
 可久立擬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  
 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擬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  
 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  
 重制一人犯罪連亡闔門充役擬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  
 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  
 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擬表復鐵官公私有  
 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訂定乃遥授擬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山山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  
 美玉方尺四十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  
 今願奉之擬曰吾雖德謝百夫能以玉為寶豈遣船隨取  
 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之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  
 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辛宣武擬雖同州  
 壤未嘗詣明北海王詳意之林山書之以擬而司馬固  
 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勇一授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考第以求遷敘擬終無言



我一牒當為申請遂由... 階級是聖朝入例考課... 羞之詳大相獲歎其... 優禮卒贈輔國將軍... 莫不悲感其鑄八尺銅像於... 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 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 至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 為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贈諸... 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 大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祥早有才識博學好文 皇孝文召見甚嗟賞... 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謂帝旨 殊優今當為絕群耳挺... 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其言吾不敢聞也後龍父... 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 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 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 卿老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 兩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 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 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 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 詔將以援神雋因代焉孝芬... 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 入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 元武人當與盡同李獎等訟 以名微還又除孝芬為廷尉



章武王黻以贖貨被劾孝分以示重法及黻為都督討  
鮮于脩禮時孝分弟孝演率示從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  
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為逆遂一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  
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孝芬立不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  
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  
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媪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  
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  
又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  
既至景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  
建義初大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  
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  
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由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  
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  
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  
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劼等遊  
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  
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諷聽者忘疲美筆數  
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善秦中兼尚書  
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  
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



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等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懷  
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  
州大中正敕左右相出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  
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  
季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第宣度以子龍子為  
後勉弟猷

猷字實猷少好學風度朗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  
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而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  
哀動左右帝為之改日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  
本官奏門下事夫統公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下

黃門行軍會實泰初代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  
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  
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  
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擊音樂  
又廛里富室衣服奢逸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  
施行與盧辯等初脩六官十一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  
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主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  
宣猷智略明贍有應繼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  
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  
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



降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襲  
城為行臺所穎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襄膠固人心易安  
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開周文全依猷  
策思政重啟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  
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接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  
乃許之及穎川沒周文深軍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  
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  
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  
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  
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謀以阻兵為逆信合關楚四州亦  
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  
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  
第二女帝養為己女封當山公主周明帝即位繼拜御正中  
大夫時依司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  
帝王因以治世今天子稱王不足以感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元號朝議從之陰司會事上六年御三如改明帝崩  
遺詔立二帝晉公護諫曰今奉遺道言君以為何如對  
曰般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違周禮無公執違此義  
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叔來前晉公護諫欲南伐



公知莫言言欲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此難加復循  
而劉廣不復之言其是為災乃上公所以垂鑒議也豈可  
一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永暉奏賊而裨將元  
定等遂反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一曰有儀同大將  
重隋文帝之禮以獻前代舊章後大將軍進爵以郡公開  
皇四年卒諡曰明一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  
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  
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王大夫  
斛斯微御敵無自濟曲盡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  
果行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  
十策帝大喜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  
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滎陽縣侯  
後以行軍長史從鄭國公主執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  
方策甚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為天和與  
仲方相見禮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一使宣十八事  
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乃抽刀與  
高祖議止謂朕三事始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土周為木  
皇德六年六月德之統又聖躬軀軀誕之初石之瑞車  
張旗牲並不用亦不勸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二從之建



位上開本後言農少卿達魯圖安縣公今發丁三萬六期  
方盛之武業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三亭出鎮臨慶七  
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  
數一城以通朔寇丁父艱去職未暮起為朔州刺史一書  
論兵陳之美曰臣謹案晉永康元年歲在庚子二十二年平  
吳三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二百七載石和寶乾圖云  
三者三百一經法之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以草竊起  
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  
陳顓頊之族也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  
胡公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禪龜曰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  
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  
年媯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  
而國號為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  
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  
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  
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  
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  
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  
莫由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遠浩舟楫多張形勢為  
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安必爭之所賊雖  
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  
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  
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構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  
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  
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  
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  
府及大梁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  
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酋未嘗附詔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礪小鐵  
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  
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  
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  
總其衆援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  
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毋  
憂去職歲餘起為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  
子肅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  
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信趙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人



皆賣鬻兒女夏樵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  
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之  
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  
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  
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  
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  
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  
去絕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勳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

平人昂實為安詔繼嗣事按新經久長史王助郎中鄭嘉

孫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  
曹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  
曹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為愧武定中文襄普令  
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  
業以興師馬晉平秦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  
邊境薄地藝稔糧儲已贍進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  
州控帶突賊蠕蠕徐揚充豫連接吳越疆陲實為輻輳之  
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  
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是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



所懸心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  
為小成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綰粟麥其狀難分  
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勒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  
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  
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  
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僕射  
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  
莫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准閉市薄為竈稅私  
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  
司員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潛崔凌邢邵散騎常侍  
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  
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  
中興小鳥孕天未聞福威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谷天意  
帝為歛容後攝都官尚書口勸田事七條舉兼太府卿齊  
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寺卿掌世號繁劇昂校  
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二十四條其年與  
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  
律令損益禮樂今尚書曰右僕射琰等四十二人在領軍府  
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教選相導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  
分租條校正今古于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



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彥文別與京畿詔獄並  
有殘刻之聲至於維綱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  
濮陽子沈子選齊侯景鍊春官徐州都督府表史畢義績  
期舉立應景文衡射鄉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誅謗并與  
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鞠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  
獲罪天保二年除度支尚書時有請藏小吏因內臣投書  
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鞠昂言奏聞咸得情  
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  
官事食濟州北郡幹文直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為州當  
用卿為令僕勿拘制史卿六十一外當與卿本州中問州不

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  
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  
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  
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  
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  
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  
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  
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  
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發其事  
年復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

北史列傳二十一



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  
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宣所知  
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  
則崔暹季舒為之親接後乃高德正是其中  
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  
願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為時論所許以  
文林館隋開皇中為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  
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  
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  
弟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

尺眉目疎朗卓有志尚稍遷直隨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余  
朱兆入洛妻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  
軍右并祿去夫辭不赴文於家誠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  
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下求  
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  
一髮哭不絕食者為之悲慘志尚貞一博學經史雅好辭  
賦要衣特許習請衣服制度至能執造位八尉汝南王悅  
行參軍孝直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直先亡孝直弟等哭  
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盡孝之分盡  
孝之禮也食遺遺孝方不命則不敢也鳴嗚而起且溫



一錢不常不入私房言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  
親愛言無其之如疑兄弟同居孝芬叔祿既亡後孝芬等  
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  
一以諮決每兄集出必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  
因時分養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  
少同氣焉從弟振

字延超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祕書中散在  
內謹較為孝文所知孝文南計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  
丞晉京振既才幹被擢賞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

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數切至終無縱緩遂歿死之於

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大守  
贈南兖州刺史謚曰定公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  
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  
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  
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龍襄齊  
往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字仲  
舒位鄆縣令仲舒第孝訂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



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  
 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李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  
 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  
 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李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李舒始也文  
 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又詞繁雜李舒輒脩飾通之  
 得中勸戒而已靜帝報命勸朝初與李舒論之云在中書  
 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  
 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  
 身得名譽勢傾權臣進爵於朝堂弄人祥之司羅正口得業  
 射音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

接外議以李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  
 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李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乃李舒性愛擊毬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  
 馬子如絲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撰筆列其過狀由是李  
 舒及暹各繫二百徒并遷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  
 作大匠再遷侍中然意尚書左僕射議同三司大被恩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遣一侍其僕射遣母喪解任起服除  
 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文宣遣人度滄平帝亦  
 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皇帝嘗病文宣令



李舒為庶備盡心力大寧初這還引入憲勉累遷至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教令監造以判事武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載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舒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李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熒勸文學議學翁然遂近稱美祖珽受委奏李舒總監內作琬被出韓長鸞以為琬黨亦欲出之屬車駕還適晉陽李舒與張離議以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琛不唐豈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李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以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令章殿以李舒詎以雕劉述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今示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琛深執諫獲免李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沉又入貨產李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柱以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嘗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為之療護庶



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仕節並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宮全思好更稱朝  
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  
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  
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  
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左中郎將以  
軍功賜爵臨淄男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疋因  
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立於太中大夫贈  
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寬不貌魁偉放蕩自  
高不拘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侍

及澄為本高接了無人王敬王所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大

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  
著無談子論彛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  
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  
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  
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重刑辟立於海州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遊地歎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  
後臨滄光一州官暹為長史以職事劾部公琛定州  
群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  
史神武舉去將入洛留暹在琛先不後事一以屬暹揮手



殷勤三子三四琛後以罪被責遣亦無免尉景宗為齊州起  
遣為別駕文襄代景轉遣為開府諮議不任別駕事後文  
襄鎮撫鄆都加散騎常侍遷去丞吏部郎鎮定州大德中主  
主議麟趾格遣親遇日隆好薦之士意那郎宜親重言論  
之際恐遂與遣文襄不悅謂遣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遣曰子才言遣短遣說子才長皆足資事  
不為癡也高慎之叛偽與遣隙神武後知之欲殺其事而  
殺遣文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  
李愔崔贍杜生嵇暉鄧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  
其知人文襄欲段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  
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暹  
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少  
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  
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  
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  
美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  
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與暹下諸言極言惡美  
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欲科條為沙門法一為昭  
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蘇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  
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當由貴直是中



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後且行且  
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  
謂神武曰自頃所任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  
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隆階跪言唯御史  
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一段  
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進酒神武親為之  
拊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美况餘人神武將還言賜物  
以所乘馬加絲物賜暹由人威名曰盛內外莫不畏服神  
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  
暹之寄乃為魏帝守喪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己任

文襄盛寵正昭儀欲立  
止定暹謂曰王命未改魏室尚

存公主無罪不容棄長 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  
服過度誅戮變常言以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  
襄亦為之止臨淮王女幼女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謹於前  
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  
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之襄意釋言言出刑駕司馬件  
案中從事陸士佩拉被之襄歡擊付獄將殺暹送會樂  
為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  
踞問母之起居食則嘗食視寢然後三出再對親賓論事  
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不還寢一生不積家產魏梁通和



要貴皆道人隨其便今夕星曜奇示佛經梁武帝聞之繕  
寫以備花寶蓋云云遂三館焉其人言謂戲無節掌密  
令沙明明藏著佛論而名傳諸江表子遠年十三  
令儒者權會整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攀高  
坐開講同郡駐仲讓陽西服之暹因仲讓為司徒中郎兼  
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左右丞此皆暹之  
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雋怨言暹罪重  
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與崔暹則得遠近人  
意文宣從之及踐祚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告  
人蜀紙衣業復是家甚不具置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  
多以譴軍國大事帝嗾暹負之仍不免眾口流暹於馬城書則  
貝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生暹謀反鑠赴晉陽窮  
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  
問暹暹曰嘗聞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  
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疑  
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姓昔打昔暹自陳所對文襄之  
言明已功以贈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  
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諱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婦  
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皇小妹嫁與暹子達故等會崩遂寢  
至是時文宣光殿群臣多在平西文宣謂暹曰賢子之達娶甚



有才學六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忠成大  
 兄宿志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等事達等遂定中書監兼并  
 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  
 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為  
 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  
 三司時謂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  
 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  
 尚書曰左僕射定州刺史諡曰貞節達等溫長康謹有識與

位坐同三司司農知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  
 起兵以為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  
 擊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見文宣令宮人召達  
 擊等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擊殺主以後讎暹兄謀開  
 從從弟游字延叔少有風騁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  
 州郡為兵子孫見下從役於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  
 郡囚感之大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庭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高秦州刺史先  
 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等俱



至本相既郡之高帥感忌裝喻郡賊寇來歸款且以過在  
前政不復自疑港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  
信空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為逆數日  
後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  
空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群小所辱  
為祖香等害永安中籍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  
伏護

論曰佳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慮不已人位

繼軌亦為盛哉辨器業並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溥仍世  
之莫維社之烈皆忠貞之操終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

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  
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兄重朝  
野繼世承家門族竝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  
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  
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亦世載德夫豈  
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  
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  
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  
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二十

廿九列傳二十

三十一

北史二十一

卷二十一

北史三十一

李靈

曾孫元忠 滎

弟子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 謙

子 謙

李蘭

子 蘭

李義深 弟 勳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勳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

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之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

太守神鹿中太武徵天下才德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在

陽太守以學德遷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

列傳二十一



志子文成踐陳齊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  
簡子懷襲以師傳子拜武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  
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核  
子縉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李悅祖  
子瑾字伯璿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  
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殺州西山  
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  
李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諡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  
孝聞

母喪哀泣哀動旁人而飲  
小廢曰禮宜為我初元

思心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慈無貴賤皆為救  
濟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焚先責鄉人甚敬  
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成還經南趙郡以  
路獲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  
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奴言賊皆舍避及  
喜笑赴元忠塞宗黨皆盡以自保坐於大柳樹下前後斬  
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喜笑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聚破國執元忠



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以壯帝為  
元忠喜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  
蓋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御見之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壁脯食之謂明者曰本言公務延雋傑今聞國士到  
獨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勅勿復通也門者以告  
神武遽見之引入勸拜行元忠車上取箠鼓之長歌慷慨  
數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尔朱乎神武  
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豈足  
與曾來未是時高乾豈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貴  
元忠曰唯麤立於時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言趙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  
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  
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  
藩若向冀州高乾豈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  
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阻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  
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  
生阻立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  
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元瑾等以中正讓  
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駕於晉陽置宴席  
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羣羣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



欲自遂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  
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  
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  
不立因於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  
送皇三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  
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  
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万石賑  
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  
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  
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酒而食不可使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孫  
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出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  
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真文  
襄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  
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  
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  
數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



有米二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蠶質  
綸乃得數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夜夢起其無之且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  
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  
栗而彈之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表鳴殿上文  
襄命元忠強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  
丸承天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鬮搔字  
德沈心聰敏有奇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  
稱有思理武死未自丞相記塗除河內太守君數載流入  
靈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終  
於博曹自擢好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  
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暑  
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  
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保與族人孝衡爭地  
相毀三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往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  
宗保至其家遂讓為田

渾厚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立父博字良軌  
有業尚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  
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  
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



母攜妻同赴青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  
以為知幾行河北流移人聚青之衆踰二十万共劫河間  
邢果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儻欲謀誅之  
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其陳禍福由是哺血而  
盟一還睡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  
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  
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衝社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  
禽諸郡皆傳檄而定諸將尚守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陽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與家側弟將滅性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  
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  
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  
邢邵為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  
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又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  
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請魏收曰彰蟲小技我  
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  
州城城中多石無井當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  
夏旱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  
為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妻郭在州干政

北齊書卷之二十一



納貨坐竟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中有家風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溼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  
 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  
 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  
 踰晦朔遂通意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  
 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  
 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  
 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襄  
 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簡舉可觀歷古書侍郎

為相司馬每朝文武極集對揚王廷常令繪先發言端

雅然文襲益加敬

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  
 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為形容

侍為聘梁使至梁武問高  
 相作何經略繪數對明辯

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表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  
 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  
 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  
 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蓋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  
 檻遂因闢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中一繪曰  
 猛獸因闢而斃自是偶然念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  
 陽舊多陂澆繪至後澆水比百澗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



信增家給合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神  
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又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  
之河間太守崔謚恃其弟滄冀從繪乞慶角鶴羽繪答書  
曰鶴有六翮飛則沖天應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  
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滄選司  
徒在長史暹為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  
伐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  
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  
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其學侯景  
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在長史

史謚曰景了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  
與舅子河間邢所少相倫斐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  
主侍中李神儀舉緯尚書右丞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  
人頗為稱職對下為之語曰學則薄繪緯曰則繪緯渾齊  
文襄攝選以緯為司徒謚議參軍謂曰自郎官至此所謂  
不次以鄉人才故有此舉而梁謝朓來聘等之體問安平諸  
崔緯曰子主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詰問謝之暹  
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正安人意聘梁使一得舍我武定  
五年兼散騎常侍律梁緯常逸游放達自號隱君其顯然有



絕塵之意使還徐太子家令一子齊初贈此徐州刺史諡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璨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磻元令璨與中書郎高潛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梁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

士乃璨寧朔將軍與張謹對為兖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

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諡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象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官止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擊往復擊善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



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  
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書而文多不載卒贈  
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為介  
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  
郎仍直內史少自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  
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寢孝悌雖位秩未  
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士性至孝父母  
寢疾輒終日不食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  
動飲血數升及哭葬會中冬貢香行四十餘里輿輓走絕  
跡躡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廬  
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  
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  
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  
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間遣奏曰若  
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  
會化賊攻陷縣城見善其弟德信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  
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  
棄尸城下德信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  
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信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



第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隸州司馬屬疾去  
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  
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  
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  
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  
質疑二卷喪服草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  
記八卷趙語七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祕  
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

服略無少長之禮為齊文襄六將軍府行參軍進御集題

云富春公主撰閑綏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  
國史後為太子舍人為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得  
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  
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備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  
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  
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己彊為之號頗好屬文成甄棄葉常  
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  
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  
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辨



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遺落枝體收視口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難而不悶或出入間或栖物表道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璽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為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請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

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浩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天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天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天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為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襄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



常策拜蒙遜為大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與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也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法復併及其收教得矢順曰蒙遜尊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計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曩無憾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曩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開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刻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厩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

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計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

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



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卅之以金寶納順懷中  
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  
詔遣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  
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  
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  
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  
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  
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  
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  
第不平涼州人徐統發其事浩又殺之帝大怒刑順於城  
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用事及  
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而誤國朕意亦未至此  
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  
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  
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  
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斯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  
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  
領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  
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壺降于時朝



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  
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亦又有寵於文  
明太后李訢到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  
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數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  
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數崇孝義家門有禮  
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  
斯禍時人憐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  
使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據要心慮危禍常救津吏臺有使  
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  
亂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  
度去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秘書中散雅為文知賞後  
拜相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  
之累跡憲不為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  
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  
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  
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壻安樂王監  
據相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  
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子希遠字景冲早  
卒希遠子祖煥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  
貌雅麗有少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  
殷州刺史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  
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遷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  
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  
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  
除余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  
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  
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勳  
妻姨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  
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封  
光祿卿祖勳第二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  
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惠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  
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為之謀  
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  
老事發武成帝培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  
經史文藻官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  
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主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  
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夢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  
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



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曰文惠齊弟希禮  
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振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備起  
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正事豫州刺史仍  
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  
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  
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  
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  
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彘使陳孝貞從妹則昭信

皇后從兄且勳女為後帝齊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娥  
英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憲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

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  
竝以文學自達賦為外戚家子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  
用事求昏於孝貞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  
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為博陵太守不得  
志尋為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  
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  
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為  
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



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豪州  
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  
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勸力已衰官意文情一竭  
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後徵  
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  
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  
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基亦  
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  
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  
弟之中最為敦篤孟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任隋禮部  
尚書大理少卿武弟亦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  
書安平侯與兄數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亦兄弟及  
誅李訢存問憲等一大家歲時賜以布帛亦弟罔字道度  
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  
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  
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  
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  
古相反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  
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尚隆周是以愚臣獻說  
不能主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



鄉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  
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子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擢  
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  
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  
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  
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見州辟主簿到官月餘  
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

死力憚不入境城於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 賁之還令送鹿故趙郡謠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  
仁子諡曰懿孝伯 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  
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  
書奏事中散轉宗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  
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  
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  
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  
亞父家以望城內遣送其俘崩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



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万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蕉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登亞父家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叫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万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小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今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可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何可以此相矜既而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蕉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食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人為往來所具故不後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遣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



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  
 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嘗登武庫殿後秀帝曰朕有  
 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  
 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  
 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  
 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  
 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士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  
 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

馬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

所知若此其妻崔顯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  
 納翟氏不以為妻博思元顯後以馮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  
 所為也元顯心采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  
 上並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平安人弟劉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  
 伯元顯卒元善學德業繼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  
 韓元興奏衆議請州以群為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  
 北謂軍降者七十餘之遠之元善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  
 祥太守流人歸者為家百餘家遷河間太守有威恩



之稱徵拜中書侍郎有千餘上書之留數年朝廷不許  
卒官這贈文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  
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為中書學  
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  
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  
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  
至客少齊使劉績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績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績等呼安世為典  
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績曰世異之號凡有  
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效周各漢名鳴壚今日主客君  
等不欲影射又正而勸勤亡秦績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  
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由禺耳時每有江雨使至多  
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客服者貸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績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  
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十德通神明山  
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石績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飢流散憂者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陳均量之制尋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為  
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敷惠桑麻滿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其廣平宋胡陽平路侍慶皆為朝

七



廷善士初廣平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  
勸親往討大為波敗遂為南遷之數公私成惠百姓語  
曰李波小妹室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數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二  
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蕭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  
生一子場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場一孫羅涉歷中傅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  
高陽王雍表薦場為友時人多絕戶為沙門場上言三千  
罪首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

堂之政而仗見教乎此都統備邊等外場鬼教之言以  
場為謗毀佛法泣訴取太后責之場自理曰鬼神之名皆  
是通靈達稱佛共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靈太巨難以場言為允然不允遲等意猶罰場金一兩轉  
尚書郎隨中勳寶靈正征以場為統軍場德洽鄉閭招募雄  
勇其樂從者數百詰場傾家賧恤率之西討寶靈見場王  
附書有曰遠來五事辦之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  
李公騎寶靈靈場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寶靈入啓為中書侍郎遷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不赴任免  
官其義初可隆遷官初寶靈書右僕射設州刺史後又贈



散騎常侍魏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張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為詩無知母謂弟郁曰夫天學淵博古今而罷何用事經為老博士也與弟瑒特相友愛瑒在鄉物皆場慟矣絕無以而方歛不食數日暮年形骸與粹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自代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而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之微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一辟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類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據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懸於頹廢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多人紛糾競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言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正氣正乃備衰頹之今羣儒紛紜互相播弄就令其家可得而圖畫所以君用之禮莫不遺也言說虛器耳况漢氏所作之雖之本復不能令之觀其辰意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者廢守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數居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等一皆除之豈不以意為無所正並非其實據義宗之意豈可為說也其真之廢也亦之廢據而已矣乃







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个之形今之殿前  
事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  
个亦不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  
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  
協於盛德者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  
五藻既同身般之符周秦雖乖衆儒僕或在斯矣考工記  
曰司八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今愜古今之  
旨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正祀五帝者  
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  
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  
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  
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而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  
各失厥衷左右之个亦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  
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  
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  
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  
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  
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  
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  
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語路寢曰前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  
左右不同制之說還相之也注何其然乎使九室  
之徒奮筆而筆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一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倭搆  
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若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  
間便居六筵之地而至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  
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  
衾以朝諸侯之處而至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僉  
約為誣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  
情其不然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



抑云一筵者乃堂之東西言南北則按焉余故備論之曰  
君東西一筵則堂之外為六三尺五寸矣南北之外復  
如此則二室之中南北各三尺耳記云四寸兩室若  
為三尺之戶一尺憲憲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  
筆此室前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向之外  
闕後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  
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一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  
踰一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  
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象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  
於其上也也以八尺表置二尺之間此之區通不  
行矣若車軌可身矣且若一筵之室竊四尺之戶則戶之  
兩類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其不然一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履夏尚朴殷周稍文制  
造之差每加宗飾而夏后世室堂條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從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  
不然二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  
尺五寸於堂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二室中度  
以凡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堂一筵而不以凡還自相違  
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書之謬抑可見矣六盛德福云明  
堂凡九室二十六戶七室一牖一真下六東西九仍南北



十筵堂高二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天補之於九室  
何者之室之制倭有交焉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  
立別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  
既不合燕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介重置一隅兩長同  
觀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幾  
六十二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  
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儘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  
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  
為怪矣此既道不合與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  
之言成亦自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  
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  
矣余今者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  
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獨  
論古制驚為俗之談固延多銷然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儻或存焉蓋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  
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二十  
二選通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宮四十五

其其帝廟知所置便謂一室者四戶之室蓋其戶牖之數



太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才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士二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然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二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繼家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高落觀者心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商而看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通晉鍾伯敬不關國君作之陳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心食丁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乃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口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問于時而欲致言但未有一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嫌術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為融公汝明師其通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邊崖數室方欲訓後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

七

二



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推梁之慕况璫等或服議下風或  
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辭意  
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  
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  
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  
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  
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  
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兼老舊見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負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  
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  
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善陸隋有天下畢志不  
仕自以少孤未宜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以善書受命春秋一社必  
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詎亂常集士謙所益饌盈前而先為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  
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  
既見君子方覺吾德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  
士謙頃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親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里  
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廄飼之過於本王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辭之  
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  
還令放之其奴嘗與鄰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  
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  
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  
年穀不登貧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  
贖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貧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  
矣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貧家爭來償士謙



在之一無所受他年儼多有死者士謙家資為之糜蕩  
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積糶  
手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  
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方餘石合  
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  
曰夫言陰德其猶可鳴也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  
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  
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  
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  
若鳥為善能杜宇為惡則鸚鵡哀若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  
類小人為猴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  
艾為羊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  
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  
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作不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曰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為詠懷  
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  
制法訟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頑故今之賊害者死是酷  
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



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  
 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二指又不悛則  
 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賈隋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  
 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人李參軍死乎會葬  
 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立園條其行狀詣尚書  
 省請先生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  
 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少老曰  
 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沒安可律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

敬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  
 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子義  
 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  
 守繼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  
 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見某勳睿輯字護宗  
 冕字仲黃某字季黃勳字少黃睿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  
 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  
 見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勳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



觀位高平太守一子勗充其後慎敦居穎仁子孫甚微義  
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卷東盛兄弟居卷西世  
又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  
居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  
義深事列後勗字景賢位顯立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  
字彥祖頤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盛位中書郎  
三子續襲閣續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  
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  
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齊字伯微以少林小名蓋生且直太和年中書博士為

威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  
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  
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網紀于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  
曰市三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盡為葛榮所滅裔仍事  
榮亦朱榮會高榮遂繫裔裔及晉曰驛帥倫義本無為等於晉  
陽旋榮至洛榮死乃免太平初以裔神武大丞相諮議參  
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為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  
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



曰龔字曰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室並以  
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  
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  
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  
廣部後從達奚武與詠久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  
獨全累遷涼州總管其以史從勝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  
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章孝寬略定淮南拜毫  
州刺史隋文帝擢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

上開府及受禪拜攝政如御使總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

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  
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  
其人稱焉歲餘卒官不公擬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  
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龔族弟熙等俱被  
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  
喜見位趙郡太守喜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漢陽太守顯進  
子暉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暉子  
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顏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  
空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暉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  
贈部官尚書諡曰貞子惜裝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本舉  
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惜位太子舍人陪族叔肅字彥  
蓋位真外常侍初諡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  
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為  
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時飲頗醉言  
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暉為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  
夏州刺史肅從弟徽字景赫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  
刺史諡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徽從弟  
司徒

長史百農太守先是口牛二姓一阻險為害中  
以威

思即立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  
為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為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  
所歷立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  
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  
也隆字太彛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  
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  
幹用與酈道元俱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  
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  
曉諭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  
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



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  
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  
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  
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  
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余朱  
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  
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  
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曾險峭時人語曰  
斂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  
卿見余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怒其罪遷齊州刺史  
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  
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  
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  
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  
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  
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  
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  
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鬚帶十圍學綜諸經兼



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脩  
國子博士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武深耽釋學  
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  
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  
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  
以為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  
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  
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  
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不取強之州州以其家幼而  
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又襄陽騎府長史文襄為為  
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詠山神武行經其部摠合  
河北六州之籍商榷云口增撫親自部分委之四一徵責  
文簿指影取備軍非一結幼廉應機立成行先期會為諸  
州進的知武深加恩利仍責諸人曰一卿等諸人作得李  
長史一語指不是時諸人並謝非幼在當獨前拜因觀者咸  
歎美之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謂人曰吾是知人  
矣文襄謂其弟曰卿等得時以出山王政所求好長史之舉  
者多不見就後因大集謂卿等曰我

卷之三十一







應三庭道之師傳順則器標棟立行一時  
略差亦是人各能克廣於業道風不台  
之謂之至如元忠之個儻從橫功名台  
業自空集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  
唯威里是德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  
以豪凌達都則儒博顯證之高逸固  
第克人位兼美子雄下官不替明緒  
茂矣

北史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四

游雅從相弟明報

高閭

趙逸兄子孫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良承報宗敬

關翹

劉延明



趙柔

索敬

宋跡曹孫道

江式

游雅字尚變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  
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徵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  
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  
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  
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

雅字尚變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徵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

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  
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  
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諡  
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  
跋假黃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樂陽王氏奴主使牧羊  
明根以將以壹情入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  
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  
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焉之太武擢為



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為都曹主書帝以  
其敬慎母嗟美之假身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  
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兖州刺史封新  
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歷  
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天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  
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  
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  
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香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  
徒射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

和康共食之味太官就第引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物歸本  
君又賜安車兩轡帳被褥等物其年以定律令賜布帛等物歸本

詔賜以穀帛救太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大醫送藥卒於家宣武甲祭  
贈賜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  
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  
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筆時高閭根世號高游焉孝文肇龍之子始孝文賜  
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為西邸書侍御中散稍遷與命中  
大夫車駕南伐鑿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謀素敢  
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秩待孝文故令錄養出為本



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湛復為高陽三  
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巨賈歷佐二王  
其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內大  
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大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  
如故舉儒者勳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湯風敗俗持法仁  
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言武之舅言容憚憚以肇  
多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  
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諛曰胸山最爾僻  
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  
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解其利為大帝  
舉從之尋而昶與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勸其青異一州  
刺史張穆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為不宜  
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之陳願  
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  
遷尚書右僕射肇於此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  
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  
不可終不下署卒諡之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  
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



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曰操儒基以表其  
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教盛筆有所  
降心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  
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  
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龍交位今古之常因  
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  
才學龍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  
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  
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

幽州刺史蓋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  
太守閭中侯有碑在薊中祖稚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  
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  
子閭罕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祖至  
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曰浩  
歷祖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  
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  
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  
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  
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



以問之言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  
 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問詔令書  
 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問不諫陳  
 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  
 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問表以  
 為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問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極堂令辯忠佞問曰佞者飾  
 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  
 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  
 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  
 迷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  
 忠無由得顯帝善問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  
 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  
 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侮則設防固以禦之  
 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  
 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  
 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



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立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  
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  
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  
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  
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  
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  
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  
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  
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  
始必懲又且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  
習八種三萬人專習騎稍修三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  
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  
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  
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  
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郡率所鎮與六  
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交戰若其不來  
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  
一月之功當一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二千人三十里二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遠棄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地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不得遺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田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年拱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母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謗譖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問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十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問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



表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  
必後尊者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為政何  
者為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問與太  
常探雜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三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閻表  
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  
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膠閻表諫洛陽草創武既  
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  
為遷幸石濟閻朝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但兵士已集恐為幽室之失不容中上遂至淮南而後  
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曹甬晚一日自故耳閻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天捷所以無不獲良  
由兵少故也今京邑南爾庶事造初願陛下當從容伊瀍  
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  
司馬相如臨然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  
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錦  
言也閻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  
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非中國乎乃車駕至鄴孝文  
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閻五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



籍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必有塵謀德可降號乎此將  
軍朝之老成且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又令存勸兼行恩法  
在舉閣以諸州罷從事依府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  
舊制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之而不許心傲為太常卿類表陳  
遷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閣上表諫上不迴師帝不納漢陽  
平賜閣而書閣上表陳謝宣武踐阼時累表遜位優詔授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以家拜授及辭引  
見東堂賜以有差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雅告老求歸帝為  
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  
百餘錢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問進陟北王上堂闕表以  
示懸慕之誠卒于家諡文貞問好為文章集四卷其文  
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問強果敢直諫其在  
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而收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  
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必負褊矜慢初在中書  
好言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  
老為二州乃更廉檢自謹有良牧之風管子元昌襲爵位遼  
西博陵二郡太守閻弟悅篤志好學上有美於閻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  
魏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昌所害拜著作郎大武平  
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法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



雅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謀謀一空言二美新國三宜容之四  
乃止歷中書侍郎亦城鎮將五表乞公死乃見許性好讀  
與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  
十餘篇逸元温字思恭博學有口面名焉為姚泓天水太守劉  
裕滅泓遂殺於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入武以温為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令温子琰字叔起初竹氏亂琰為乳母攜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雖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  
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放留輕批嘗送子應  
冀州碣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  
入買親刃得乘之耕自命送還五王六盜殺卒辭不食  
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圍城鎮副將還京為淮  
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睡七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  
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燕嘗拜八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  
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  
遷徙無異乃絕鹽菜九請備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  
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  
聞於世十秦州刺史

胡中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出為西亭著姓叟少聰慧年  
十二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闕於月



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  
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  
少閱典墳三蔑時彥待斐不足斐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  
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斐曰論天人者其亡久  
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  
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斐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斐末佐  
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斐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十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眾將加大辟斐聞之

剛起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  
餘匹斐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斐乃爲  
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倭暗排踈窶  
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導望衛旣祝鮀賜楚悼靈均何用  
宣意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  
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斐曰  
貴主奉正朔而弗溥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斐旣先歸魏朝廷以  
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達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  
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



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秀於叟壽  
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顛齡以自  
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卷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顛齡見車馬榮華者視  
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  
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  
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勿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  
襦縞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  
少爲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

亦曰酒美膳將其所爲廣漢常順陽馮訓曰文示一谷佳

法僞提壺執姐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即博陵許  
亦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  
叟何其怕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怕於孝思也論者以  
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年與叟將奈頗涉文流高閭曹造  
其家獨更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比其言  
辨然矣其館宇卑陋園疇稀旬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竟  
其二其血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階完其面以衣物直其  
匹贈之亦無辭解解作宣命賦叟爲之車密雲左右其衣

七  
卷之二



仰其德歲時率以布麻穀來變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  
子無家人營主凶事始如高迎殯之子家葬於墓次即令  
葬繼之襲其爵後始勇武威將軍與始昌雖宗室性氣  
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識者以為  
非心欺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  
連屈丐為中書令北齊書赫連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  
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為  
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嘆美問  
知方回乃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  
游雅等改定律制百代崔浩乃當時朝賢並為重之清貧  
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文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  
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任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  
王據有西夏引為功曹其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  
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上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宏志  
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  
男司徒湛活識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  
武威長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  
易余以左氏傳對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



如此漢三不師家數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焉為  
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是酒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浩  
亦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  
門却掃湛平昔絕以壽終兄銖字懷義開稔有才幹仕沮  
渠蒙遜位建昌公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崔浩禮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  
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頗立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  
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申  
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太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  
於家通四子徽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徽字方明位  
侍中麟字嘉應位廣五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  
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大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  
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其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  
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為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  
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料歸換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  
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責仕乞大燭盤為輔國大將軍涼州  
刺史徵吏大夫西海汝熾邊太守慕容位政亂暉父子奔

北齊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吐谷暹慕容瓚內附暉與益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  
欲南奔云置金於馬轡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  
於市暉乃數日時有術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  
尸置一枯井女為暉妻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  
好學機辯有文思而一行疎特河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  
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士文章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詎謂為有作郎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  
薄其行甚為熒熒公卒實所無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  
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于女備者風仕沮渠蒙遜為

書郎其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然太武平涼州入魏賜

擢男拜著作郎與高公書贈詩允谷書并詩甚相親美在

河西撰蒙遜記亦卷無足可稱

關翹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倬公以並有名於西土致位會

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

之宿讀注一即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

左右訪以政事據益拜秘書丞謀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

授經籍刊定諸子三餘悉教徒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薨藏平樂安王不錮原州引為校書中郎王薨選

乘御家其食不免亂其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



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宣真字子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  
博士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妻  
茹芳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  
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嫁焉延明遂奮衣  
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命也字受世不著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空落者親自補  
晉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  
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

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遺繼書曰日且然夜可

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  
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二十  
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  
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孫平酒泉拜  
秘書郎專管注記策室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  
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糈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  
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融陰與為助教並以文學見  
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風聞其名拜藥平  
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請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



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菲  
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金季  
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  
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亮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  
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或行惡覺當蒙戮世  
之有况乃維祖遠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阜隸不獲收異  
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之敕尚書推檢所屬甄亮碎役數化  
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  
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著學知名河右沮渠牧  
犢時爲金部郎太正平涼州內徙京師屬著作郎河內太  
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練  
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囑之  
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以知其賤與柔三十  
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  
遂與之指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  
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  
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  
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



嘗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  
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此為喪服要記  
出補扶風太守在任清貧卒官特舊同學生等為請諡詔  
贈涼州刺史諡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交才  
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  
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  
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去耨早朝拜父來亦  
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

繇生而僚為張苞所誅五歲喪母妻伯母張氏以孝聞  
感而張氏卒若喪過禮唱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僅覆負荷

在繇不銜膾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  
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  
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  
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  
倒屣出迎引談經籍亦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  
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  
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鑰衡  
蒙遜將死以子牧獲託之牧健以為左丞送其妹與妻公  
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錢璽清水公及平涼



州從特獲至京師卒諡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  
 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龍於事中郎交贈咸陽太守蔭子  
 云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  
 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  
 居叔父為奴詎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  
 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  
 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詐得釋與廣陽  
 子迎喪以葬中尉鄺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  
 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  
 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橫曰下官謝王不謝  
 王理即曰請贖上書曰徐州刺史元亨頻有表云偽梁廢

發主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宗室重臣告請應實  
 所以量奏給武官十人今試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  
 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之將還家臣亦伺深知不  
 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亨之兄子遣書謝遠三日之中  
 八度過道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乎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任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  
 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  
 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魏焉益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  
 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



言三宗之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幾比自北海入洛  
王不能致身厄難方清官以迎篡賊鄭光護立義廣州王  
復建雄往討賊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  
私害政為臣此言既賜怒更甚臣既不佞于犯貴臣之解  
郎中帝召見游道書那勞之既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  
郎擢使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  
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游道  
於幕下朝之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  
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  
朝見之曰此人是游道非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遂遊

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人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  
於繁陌神武執游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  
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游道為中尉  
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  
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  
使天下肅然游道入省勅太師咸陽王但太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賞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職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  
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玉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奉



尚書省正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今僕已下皆側目  
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  
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  
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  
已遂在榜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周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關功績何紀屬永安之  
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詭言肆其姦詐空  
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  
資而長悲不後曾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遊相糾舉又  
在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  
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  
裁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  
謂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  
事在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  
罪已極美齊心懷盜惡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直產隨官厚賂  
異位積竊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條  
律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遊道不濟而文襄  
王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立為此真是鯁直大剛惡



卷之三十一  
二二一  
李遵彥曰：薛三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  
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  
逐我，向并州地，經略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為太行  
臺吏部，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游道  
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  
蕭朗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殺諸獄而餓之，食弊禱而死。  
葉苑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  
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  
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之人  
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生  
選限外投狀，道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  
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橫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  
人物。信興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  
妄。方其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  
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抑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  
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  
太府卿。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  
之，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入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  
表不來，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父典機，密重  
贈儀同三司。諡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鑿見人犯罪，皆



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推疑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  
義勳意將合意游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  
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  
子貞又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  
効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  
然諾之分縣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賈者其  
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  
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  
粲一面便定死交將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  
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粲為河南尹辟游道為  
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譴元顥入洛將受其  
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為廢訟  
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歊結  
交託歊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歊伏法於洛陽粹以徐  
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  
白區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  
於州陳歊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殺市司  
勸使速行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  
遺金焚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



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堂候如此時太  
 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  
 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大宜  
 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  
 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  
 游道弟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  
 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誅焉士遜書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  
 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其小又謀陷清直之士士遜  
 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然士  
 真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是性自如此士遜不足少師之

謂子奉父言不和謙遜士素少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  
 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與機密中書黃門侍郎遷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伯領黃門侍郎白鹿機要近二十年周  
 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彥深知制政出彥深為刺中疑  
 奏以士素為參知政事中書黃門侍郎白鹿留之由是遷  
 除黃門侍郎兼參知政事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武守法守禮自濟陽人也世祖瓊字子而游晉馮翊太  
 守善為家詔勸求善士瓊以善士孫四居涼土  
 世傳家業祖強字之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一書二十餘法  
 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一餘此由是拜中書傳二平贈







五曰摹印六曰墨書七曰見之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  
 復教以籀書之書八體試之課且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  
 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  
 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郎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  
 州刺史杜業沛人受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  
 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  
 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魯靈公亡居攝自以運應制作  
 六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口文時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之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云篆也四曰左書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

鳥蟲所以備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也文比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曰體與  
 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  
 篆小異斯法而其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脩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  
 不悉宗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  
 重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六  
 部屬可謂類聚羣分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左中即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書之法為古今雜形說文  
 六學立云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



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感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古  
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苑詁埤廣綴拾遺漏增是  
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亦  
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  
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文選  
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  
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一家並號能  
篆當世臺觀牌題寶器之錄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傳  
其妙晉世義陽王興祠令任城管口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  
况趣附託紆慎說文而後偶其句隱別古稱奇感之六十五文  
得正隸一者篆二也悅三難四別五放六左七核八令九李十登十一聲十二類十三之  
法作韻集五教使官商隸微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元便  
是魚目混珠音讀益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白王之季紹五運之  
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隸體失其俗學鄙習復  
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  
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觀中為如斯甚衆比日不查  
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藝  
不備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  
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  
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詁當時



並收善書高祖遇洛陽一高避地河內數世傳其新業  
以不墜也世祖三從中其樞內附臣二祖文威杖策歸國  
三獻五世傳掌之其書篆八體之法時蒙惠錄叙列於後  
林官班一宿笑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痛薄漸漬家風有  
無顯其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勅慕古人之軌企踐  
儒門之轍永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  
書五經音注籍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  
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  
之誼古以類編聯文無復畫繇為一部其古籀奇詁俗隸  
諸體或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會稽文而  
辭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  
篆遂許異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  
書乞垂教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  
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  
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升就太常  
其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三十四卷大體依許氏  
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善書郎卒官贈巴州刺史  
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  
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教法會侍書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

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

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幸脩克隆堂構正清稷既顛

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

已遠矣高閣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

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

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夢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

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承根駙劉延劉趙柔索敞著道

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泥濘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辭劉羅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中其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